

真福

彌額爾·盧華

MICHEAL RUA

(1837-1910)

家庭生活

早年生活

十九世紀中期，在意大利杜林的華道谷草原附近，設有一間軍器廠。1837年6月9日，這間軍器廠的一名員工若翰·盧華(John Baptist Rua)與妻子若望·瑪利亞·費雷羅(Giovanna Maria Ferrero)誕下彌額爾。若翰·盧華育有九名子女，其中五個是前妻所生，而彌額爾等四個孩子則是第二任妻子所生。彌額爾於6月11日在本堂聖西滿及聖猶達堂（現為聖雅敬堂區）領洗。彌額爾的父親在他七歲時身故，他由虔誠的母親養育成人。他母親後來到慶禮院協助鮑思高神父，直到身故，就像另一位麗達媽媽。駐守軍器廠的神父對他恩待有加，教他讀書寫字，亦好好準備他初領聖體。他小時候常在軍器廠的小聖堂輔彌撒，九歲時在此初領聖體。

初遇鮑思高神父

彌額爾八歲時，看見朋友戴著一條閃亮的領帶，不禁好奇問道：

「哪裡買來的？」

「在鮑思高神父的慶禮院抽獎贏來的。」

「慶禮院是甚麼地方？」

當時的慶禮院設在巴羅洛侯爵夫人開辦的濟良所，營辦了一年左右。這兩個朋友在下一個主日趕到濟良所去，但慶禮院已遷至市內的磨坊。父親逝世後兩個月，年僅八歲的盧華左臂繫著黑絲帶到慶禮院。他看見一塊小小的空地上，許多男青年圍著一位年青神父玩耍。這位神父走近他，用手按著他的頭，對他溫柔地說了幾句「直達人心」的話。如此，他在1845年初次接觸鮑思高神父和慶禮院。

慶禮院當時仍然遷徙不定，由醫院遷至墳場，再由磨坊移至空地。杜林居民看著這個「古怪」神父帶著成群吵鬧的頑童四處走動，都格外疑心。軍器廠的主管一天問彌額爾說：「你仍到鮑思高神父的慶禮院嗎？」他說間中也會去，但主管竟答說：「鮑思高神父真可憐！你不知道他是瘋的嗎？」另一次，彌額爾聽到某個大人物說：「鮑思高神父是那麼喜愛那些貧苦男青年，以致完全瘋狂了。」然而，年少的盧華仍然喜愛他剛認識的這位神父朋友，起初只是偶爾到慶禮院，但在1849年已成為慶禮院的常客。

肄業於修士會學校

當時彌額爾就讀於宮門(Porta Palazzo)的學校，該校由市政府交給基督學校修士會(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)管理。鮑思高神父常到那裡教授要理和聽告解，是最受男青年歡迎的告解神師。鮑聖甫返抵學校，青年便簇擁著他。巴利士神父(Fr. Barberis)日後說：「彌額爾自他就讀於宮門學校開始，便選擇鮑思高神父為他的告解神師，而且一直到鮑聖辭世，也追隨他左右。」鮑思高神父啓發盧華的司鐸聖召。1850年，他在基督學校修士會的學校完成小學教育。

彌額爾生性虔敬、認真及勤奮，因此他的老師希望他日後加入修會。他常在往返學校的途中遇上鮑思高神父。彌額爾遇見他時，總會歡喜地跑上前去，親吻他的手，索取一塊聖牌，但鮑聖總是把帽子戴回頭上，然後伸出左手，右手作狀把左手砍成兩截，並對彌額爾說：「彌額爾，拿去吧。」小彌額爾感到困惑，不明白鮑思高神父的意思。他修畢小學課程後，鮑思高神父問他：

「你願意作神父嗎？」

「非常願意。」

「那麼準備學拉丁文吧。」

1851年，14歲的彌額爾聽從鮑思高神父的建議，開始學習拉丁文。他入讀伯多祿·梅達神父(Fr. Peter Merta)及齊思·龐澤諾神父(Fr. Charles Joseph Bonzanino)開辦的中學，其後在瑪竇·畢高神父(Fr. Matteo Picco)管理的學校就讀高中。

跟隨鮑思高神父

與鮑思高神父平分一切

盧華繼續與母親和兄弟同住，但每晚都會到鮑思高神父的慶禮院，主日更整天留在那裡。其後，鮑思高神父經常派他到新門(Porta Nuova)的聖類斯慶禮院協助雅思奧神職修士(Cleric Ascanio Savio)。鮑思高神父培育的首批候選人全部離他而去，有些甚至在領會衣後才離開。1852年，鮑思高神父打發彌額爾往見杜林著名的神修導師賈發束神父，就其聖召向他求教。最後，彌額爾決定跟隨鮑聖。1852年9月22日，彌額爾到慶禮院長住。他當時15歲，就讀高中三年級，是第37個與鮑思高神父在慶禮院同住的青年。翌日，團體出發到碧基郊遊，到鮑聖的兄弟若瑟家裡作客。鮑聖在出發前告訴彌額爾：「新堡的本堂神父會在10月3日授你會衣。你回來慶禮院後，將成為同伴的助手和導師。沒問題吧？」前往碧基途中，鮑思高神父在車廂中再次對他的愛徒說：「彌額爾，你將展開新生活……進入福地之前，必須越過紅海和曠野。」鮑聖的信心加強了少年彌額爾的勇氣。他問鮑聖說：「神父，你會作狀把手砍成兩截，其實有甚麼意思？」鮑聖答說：「難道你還不明白嗎？你將與我平分一切。」

1852年10月3日星期日，玫瑰聖母節，本堂辛澤諾神父(Fr. Cinzano)在碧基小聖堂舉行隆重感恩祭及授予會衣儀式。他降福兩件會衣後，與若望·貝達雅神父(Fr. John Bertagna)分別協助若瑟·洛克堤(Joseph Rochietti)及彌額爾穿上會衣。晚餐時，盧華聽到這位曾授予鮑思高神父會衣的辛澤諾神父對鮑聖說：「你還是神職修士時，常對我說：『我將有許多神職修士、神父、年青學生和工人、樂隊和華麗的教堂。』我總是說你瘋了。不過，現在我明白，當時你確是知道自己在說甚麼。」根據猶利·巴利士(Julius Barberis)所述，在領會衣儀式後，盧華已開始與鮑思高神父平分一切，同時學習許多事情。他獲得同輩尊敬，他們待他像長上一樣。巴利士神父指，「他全心全意地效忠和依賴鮑思高神父」。

我們可以說，當彌額爾·盧華神父加入慶禮院後，慈幼會的歷史正式開始了。在鮑思高神父計劃興建的高樓內，他是一塊基石，完全效忠和敬愛鮑思高神父。真福斐理伯·李納德說：「彌額爾·盧華不僅是鮑思高神父親密和勤奮的門徒，亦是非常稱職的合作夥伴。上智的天主興起盧華神父，讓他與鮑思高神父分擔創立修會的困難和苦惱，並完成會祖展開的工作。」

鮑思高神父很重用盧華，指派他照料慶禮院首批寄宿生（包括賈烈勞）往返學校。賈烈勞這樣憶述他早年與盧華相處的點滴：「在80個同伴當中，他與眾不同，表現出崇高的品格。」彌額爾亦負責協助數以百計在主日到訪慶禮院的男青年。當鮑思高神父為這些青年聽告解時，彌額爾便在操場看管其他青年，確保準備領聖體的青年守聖體齋，不會走到水泵喝水。他帶領青年祈禱，和善地提醒分心的人，亦為年少的男孩講授要理。

1853年，盧華與洛克堤開始在教區神學院攻讀哲學。此外，他亦看管宿舍，負責自修室、飯廳和操場上的紀律，並協助鮑思高神父出版刊物，尤其是《公教讀物》。每個主日和慶節，他也到新設的聖類斯青年中心幫忙，那是鮑思高神父在華道谷之外開設的首間青年中心。

道明·沙維豪在1854年10月29日加入慶禮院。根據阿瑪奧·康迪(Chev. Amadeo Conti)所述，沙維豪的祈禱熱誠可媲美盧華，「盧華在慶禮院是成全的典範，我們認為只有沙維豪可與他相比」。方濟夏神父亦引用鮑思高神父的話說：「像盧華的，只有一人。」

取名「慈幼會會士」

雖然鮑思高神父早已希望成立修會，但不敢向他的青年提起，因為他們未必願意「出家」。可是，鮑聖暗地裡為將成立的修會培育部分青年。他經常為較出色的青年作特別訓勉。盧華神父為鮑聖在1852年6月5日的訓勉作記錄，在結尾寫道：「耶穌，瑪利亞，求使這本筆記簿所記述的每位青年都成為聖人。」他亦記錄1854年1月26日的會議內容。在這次會議上，包括他在內的四位神

職修士決定採納「沙雷會士」這名稱（譯按：原文為 Salesiani，中譯為「慈幼會會士」），並將在稍後發願。1855年3月25日，預報救主降生節，正修讀第二年哲學課程的神職修士盧華宣發為期一年的聖願，成為首位慈幼會會士。他在大修院跟隨方濟·馬蘭克神父(Don Francis Marengo)及若瑟·莫納利神父(Fr. Joseph Molinari)等出色的教授攻讀神學，每天清早四時正便起床溫習希伯來文。他的房間在閣樓，只有一張小床和一張只放有墨水瓶的書桌，另有一塊用四塊磚頭墊著的木板，用作放置書籍和文件。他亦是聖雲先會的會長。道明·沙維豪在1856年6月8日成立無原罪聖母善會(Sodality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)，盧華當選為會長。

伴隨鮑思高神父到羅馬

1958年2月18日，彌額爾·盧華以端莊的字體抄寫慈幼會會規，讓鮑思高神父帶到羅馬徵詢教宗碧岳九世的意見。鮑聖指派阿拉索納底神父(Fr. Victor Alasonatti)管理慶禮院的事務後，便與神職修士盧華啓程到永恆之城羅馬。教宗仔細審閱會規初稿，更親筆修正。彌額爾伴隨鮑聖三次謁見教宗，並在羅馬探訪其他要人，亦花了許多時間重新抄寫經教宗修正的會規。

他們在4月14日返抵杜林後，鮑思高神父發現慶禮院竟然面目全非。鮑聖組成的大家庭在嚴厲的阿拉索納底神父管理兩個月之後，就像紀律嚴明的軍營，以從軍的方式發號施令。鮑思高神父很不悅，對盧華說：「這裡弄得亂七八糟了，我們要從頭開始。彌額爾，你可以管理慶禮院嗎？」彌額爾答說：「只要你願意就行了！」

屬於天主的司祭

雅迪爾神父(Fr. Amadei)述說：「這位天主忠僕為準備晉鐸而進修十年，其實這是個不斷邁向成聖的過程。」1860年7月29日星期日，杜林弗森尼總主教(Archbishop Fransoni)的輔理主教巴爾瑪(Bishop Balma)在卡薩利(Casalle)的私人小聖堂授予彌額爾司鐸聖秩。當晚，彌額爾代替鮑思高神父講「晚訓」。他親切地請眾人為他祈禱，使他能相稱地按新的身份履行使命。當時他23歲。由於修會尚未獲得法定地位，因此他晉鐸後是教區神父，並獲豁免遵守教會法規定的年齡限制。所有慶祝活動結束後，這位新神父返回房間，發現桌上有一封信，是他敬愛的屬靈父親寫給他的：「慈幼會事業將不斷發展，而且會走出意大利，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來，你將比我看到更多的發展，更要承擔很多工作和痛苦，但你也明白，只有越過紅海和曠野，才可到達福地。」盧華神父徹夜祈禱，第二天早上在慶禮院的聖方濟沙雷氏聖堂舉行簡單的首祭。他的母親已在麗達媽媽逝世後到慶禮院幫忙，當時亦有出席各種慶祝活動。

據說，鮑思高神父自此更感安心，因為慶禮院有「另一個他」——彌額爾·盧華神父。即使他不在，慶禮院也不會再出岔子，於是他可安心外出處理各種事務。

修會誕生

神師

1859年12月17日，彌額爾領受五品。翌日，修會正式誕生。彌額爾·盧華正式當選為「神師」(Spiritual director)。其後數年，盧華神父與阿拉索納底神父一同看管工藝生，而鮑思高神父則忙著照顧讀書生。他與鮑思高神父一同領導慶禮院。彌額爾當時年僅21歲，雖然沒有人稱他為「院長」，但他實際上已在執行院長的職務。

儘管修會尚未獲教廷承認，但盧華神父等21名會士於1862年5月14日宣發為期三年的初願，由盧華神父帶領逐句朗讀誓詞，其他人跟著複述。當時，鮑思高神父說：「我看著你們發願時，也在十字架前宣發永願。」

盧華一直實踐刻苦及棄絕自己的精神，且一生如此奉行，體現於格外積極的生活。慶禮院除工藝生和讀書生外，亦有接近500名寄宿生，盧華須負責照顧全體青年。1861年到慶禮院的巴利士神父(Don Barberis)說：「他能兼顧這麼多工作，我實在驚訝。我有許多朋友視他為聖人。」按巴利士神父所述，鮑思高神父欣賞他「孜孜不倦，具有特殊的犧牲精神，且懂得獲取別人歡心」。鮑思高神父請他協助他的合作夥伴蒙利亞多神父(Fr. Murialdo)管理溫基利亞(Vanchiglia)的護守天神青年中心。

米拉貝祿的院長

1863年秋天，慈幼會在杜林境外開設首間會院，就是座落於卡薩利(Casale)教區米拉貝祿(Mirabello)的聖齊思小修院(Little Seminary of St. Charles)。鮑思高神父派遣26歲的彌額爾·盧華管理該會院。他當時是會院內唯一的神父。天主降福他的工作，因此當地聖召蓬勃，會院招收了約一百人，包括日後成為慈幼會傳教士主教的拉薩納(Lasagna)。彌額爾與母親若望·費雷羅一同到新會院。她雖已年邁，但仍充滿耐性，是彌額爾的好幫手。

鮑思高神父派遣他時，給他各種規勸。他寫道：「我不能時時在你身邊，相信你也樂意得到一些有用的忠告，作為行動的規範。」鮑思高神父在信中如此概述慈幼會的教育法：「若你希望別人愛你，應努力使自己值得被愛。當你吩咐或糾正別人時，應讓對方明白你是為了他的益處，而不是胡來。若是為了避免罪惡，應包容一切。對你照顧的青年，應竭盡所能造福他們的靈魂。院長的特點應是仁愛和善。」

道明·魯芬諾神父(Fr. Dominic Ruffino)在他的年表中記述：「盧華神父在米拉貝祿履行職務，就像華道谷的鮑思高神父。」方濟·塞魯堤神父(Fr. Francesco

Cerruti)曾以教師身份與盧華神父共事兩年，他稱讚盧華神父努力不懈、細心謹慎，亦關心會士的知性、道德和體能發展。」一個 28 歲的司鐸有此表現，夫復何求！

返回慶禮院

阿拉索納底神父於 1865 年 10 月 8 日逝世，鮑思高神父派普維勒神父(Fr. Provera)到米拉貝祿告訴盧華神父說：「鮑思高神父在華道谷等你，包迺迪神父(Fr. Bonetti)會暫代你處理米拉貝祿的事務，趕快到慶禮院去吧。」他當時坐在書桌旁，沒有多問，便立即站起來，拿起帽子便說：「我準備好了。」他到達杜林後，鮑思高神父對他說：「你之前一直在米拉貝祿代替鮑思高神父，現在你要到華道谷工作了。我把一切都交給你：350 名工藝生、教堂的工程、《公教讀物》(當時的有 20,000 個訂戶)，還有我的大量信件。」盧華神父自那時開始直至逝世，一直留在華道谷慶禮院，歷時 45 年。他在 1865 年 11 月 15 日宣發永願。他是鮑思高神父的秘書、知己及助手。聖母進教之佑大殿於 1863 年動工，所需經費龐大，鮑思高神父的工作更加繁重，需要可靠的人代他處理事務，讓他為聖堂工程及其他需要出外尋求援助。

盧華神父兼持鮑思高神父的精神，默默推動偉大和使人欽佩的事業。他的辦公室佈置簡單，只有一個書櫃、兩張椅子、一個十字架及兩幅小聖相，一幅是聖體，另一幅是聖母。鄰房設有幾張桌子，供文書助手使用。

「盧華甚麼也不缺」

根據慈幼會舊生李格利蒙席(Mgr. Rigoli)所述，「盧華神父只為鮑思高神父而活」，且深信鮑聖是在聖母引導下行事。1876 年，有一個神父申請加入慈幼會，但韋斯尼神父(Fr. Vespignani)試圖抽起鮑思高神父的覆函，因為他知道申請人患有嚴重的結核病。盧華神父責備他說：「你竟敢阻截鮑思高神父寫的信.....你不知道鮑思高神父與聖母有默契嗎？」(BM XII, 274)

鮑聖亦很欣賞這位忠實的追隨者。慶禮院曾有人怪責鮑思高神父，因為許多年青的慈幼會會士須負擔太多工作，累得快要死了。鮑聖耐心聆聽他們的抱怨後，引用實例回應說：「他們精疲力竭，不是因為工作。工作過勞的，只有盧華神父，但我們可看見主至今一直照顧他的健康。」(BM XII, 275)他續說：「我們當中有一個人，如果沒有天主的扶助就會累垮。他就是盧華神父，但他一直比其他人努力。」有一次，鮑聖對雅各伯·科斯納神父(Don James Costamagna)說：「如果天主對我說：『你快要死了，準備選個繼承人吧，我不想你展開的事業就此結束，你可為他祈求任何恩寵、德行和超性恩賜，以履行他的職務，我必會賜給他.....盧華神父甚麼也具備了，我實在不知應祈求甚麼。』(BM VIII, 333-34)。鮑聖亦這樣形容盧華：「盧華神父若是願意，就能行奇蹟！」(BM VI, 410)

「此病不至於死」

1868年夏天，盧華神父由於工作過勞，加上要籌備聖母進教之佑大殿祝聖典禮的工作，因此病得非常嚴重。7月29日，他在慶禮院門口昏倒了，幸好有朋友在旁攙扶，帶他回房間。醫生診斷他患上「嚴重腹膜炎」。當時尚未有治療腹膜炎的手術。鮑思高神父不在慶禮院。他甫返抵，長上和青年都圍著他，對他說：「他很嚴重，隨時都會死！」然而，鮑思高神父微笑回答：「別緊張。我認識盧華神父，沒有我的許可，他甚麼地方也不會去。」有個神父已帶著聖油到他的房間，但鮑思高神父竟然去了吃晚飯。稍後，鮑聖到盧華的房間，對他說：「我不想你死去，你還要幫我作很多事……即使你現在跳出窗外，也死不了的！」(BM IX, 151)

經過長時間的療養後，盧華神父重拾行政工作。他督促大家履行信仰本分、在聖母進教之佑大殿講道（方濟夏神父說他的講道很受歡迎）、聽告解、跟進初學生、教授神學、主講退省、探訪會院及就開設會院的事宜進行磋商等等。

鮑思高神父的代理人

方濟夏神父亦說：「鮑思高神父每當開始新的工作，盧華總會成爲他最熱誠的助手。」其中較重要的工作包括：創立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（1872年）、爲會規申請審批（1874年）、南美洲的傳教工作（1875年）、成立慈幼協進會及「瑪利亞之子」成年聖召計劃等。在鮑聖在世最後十年，盧華伴隨他到意大利、奧地利及西班牙各地。1884年11月27日，教宗良十三世批准議會一致通過的動議，任命他爲鮑思高神父的代理人，將來可繼承他的職務。鮑思高神父在1885年12月對慈幼會會士說：「從今以後，他將代我管理慈幼會及接管我所有工作，他亦會全力以赴。」

謁見教宗

當彌額爾·盧華知道他將繼承鮑思高神父後，他更努力培養慈父精神及親切的態度。1887年，彌額爾伴隨鮑聖到羅馬參加耶穌聖心堂的祝聖大典。他們謁見良十三世時，教宗說：「原來你就是盧華神父，修會的代理人！聽說你自小便跟隨鮑思高神父了。繼續努力工作，保持會祖的精神。」

陪伴病重的慈父

鮑思高神父從羅馬回來後，會士和慶禮院的青年都知道他的健康每況愈下。到了12月，他已病得很嚴重，在1887年12月20日更開始臥病在床。盧華神父悉心照顧他，常陪伴在慈父的床邊聆聽他的訓勉，尊敬地細聽他的每句話。當慈父的病情惡化時，他發電報給南美洲的賈烈勞主教：「Papa ‘allarmante」(爸

爸病況嚴重。)1888年1月30日，鮑思高神父垂危，盧華陪伴在旁，眾會士也聚集在他身邊祈禱。盧華俯身在鮑思高神父耳邊說：「請再一次降福我們。我會領著你的手，代你誦唸降福禱文。」他舉起鮑聖軟癱的手，為在場及世界各地的會士祈求聖母進教之佑的護佑。1888年1月31日凌晨四時四十五分，當聖母進教之佑大殿的三鐘經鐘聲響起時，鮑思高神父與世長辭，享年72歲5個月14日。盧華神父悲痛萬分，對會士說：「我們成為孤兒了，在世上失去了一位父親，但在天上獲得一位護佑。」三週後，盧華神父謁見良十三世，教宗凝重地對他說：「你是鮑思高神父的繼承人。他是位聖人，必從天上協助你。」然而，修會卻遭遇一些困難。儘管修會當時已有863名會士、276名初學生、57間會院及6個會省，有些會士更成為梵蒂岡的蒙席，但在這位傑出的慈父去世後，只會粗略接受培育的成員未必可達致會祖的期望，而他的繼承人也未必可有效地領導他們，他們甚至想過與其他擁有相似神恩的修會合併，如聖若瑟·加拉桑(St. Joseph Calasanz, 1557-1648)創立的公教學校神職修士會(Clerks Regular of the Pious Schools, Order of Piarists)。鮑思高神父在1885年12月8日向會士宣布盧華神父是他的代理人時，並無提及繼承人的事。羅馬的訊息僅由杜林的總主教口述。幸好賈烈勞主教向羅馬教廷擔保，盧華神父獲得會士完全信任，若進行選舉，他必獲全體會士一致通過當選，而雅里達樞機(Cardinal Alimonda)及馬科達主教(Emilian Manacorda)亦熱心介入事件，有助驅散疑竇。

總會長

奉鮑思高神父的名行事

1888年2月11日，良十三世任命盧華神父為總會長，任期12年，但他事實上任職總會長22年，直至身故。修會如常運作，因為盧華神父是鮑思高神父的延伸，延續了他的理想、方法、德行、獻身和勤奮工作的精神。他這樣概述他的計劃：「我將延續鮑思高神父的工作，尤其是服務貧苦和被棄者，以及傳教區的工作。」他對會士講論會規時，不會說：「我告訴你，我勸你……」反之，他說：「鮑思高神父教導我們……」「鮑思高神父希望……」「鮑思高神父常說……」他出任總會長時，透過通函向會士概述他的目標，其中表達了他對會祖的全心敬愛和忠誠，以及感到有責任照顧每位會士。他總結說：「我只向你們要求一事：成聖吧！」(ASC, no. 263)

謙卑的盧華不願入住鮑思高神父的房間，直至要把自己的房間分配給新任的副總會長(Prefect General)後，才開始使用鮑聖以前的睡房，但仍不會睡在鮑聖辭世的房間。他在慶禮院開辦室內運動場及社會服務組織，使慶禮院更多姿多彩。職業先修學校也開辦各種課程，理論與實踐並重，配合時代需要。除了普通學校外，他亦開辦寄宿學校。偏遠地區遭遺棄的孩子獲得鮑思高神父的神子相助，而癲瘋病人身邊總是圍繞著慈幼會及母佑會的成員。除了巴塔哥尼亞(Patagonia)傳教區外，他亦另行擴展厄瓜多爾的基法羅斯(Kivaros)傳教區及巴西的格羅索(Grosso)傳教區。傳教區數目自1890年起增加了三倍。

他接手鮑思高神父在逝世前數年艱苦從事的工作。方濟夏神父談論盧華神父時說：「大家都知道他勤奮工作，但都奇怪他怎能承受這種勞累。」奈神父(Don Nai)說：「他的生活就是不斷工作。」雅迪爾神父說：「他一生從不休息。」伯多祿·裴內堤神父(Don Pietro Luigi Peynetti)則說：「盧華神父為工作捨身。」盧華神父期待在兩年內召開第八屆全會代表大會。在 1898 年 8 月 30 日的選舉中，盧華神父以 213 票當選，而總票數為 217 票，其中一票是投給鮑思高神父的！另有一票投給若瑟·貝達洛(Joseph Bertallo)，餘下一票是盧華神父投給若望·馬蘭克神父(Don John Marengo)的。

巴利士神父說：「他非常信任鮑思高神父，沒有甚麼比效法他、跟隨他及在修會內持守他的精神更加重要。」沒有人及他瞭解、仰慕和效法鮑思高神父，亦沒有人及他仿效會祖的聖德。嘉布遣會士安東尼·瑪利亞(Anthony Maria)探訪尼薩瑪爾 (Nizza Mare)時說：「鮑思高神父生前的所有奇事，都在盧華神父的生命中延續下來，我認為這是更大的奇蹟。」

盧華神父的眾多成就之中，最值得一提的就籌辦首屆慈幼協進會國際大會。大會於 1895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舉行，出席者包括 21 位總主教及主教、4 位樞機和 59 名傳媒代表，教宗亦發出文告。此外，他亦派遣三批傳教士遠赴海外。盧華神父的開支為 200,000 里拉，在當時屬龐大數字，由各方贊助，尤其是協進會會員。他按教宗親自提出的建議，推動展開鮑思高神父的封聖程序。在貝蒙特神父(Fr. Belmonte)逝世後，總會長從西班牙召回李納德神父，接任貝蒙特神父成為修會的副總會長。他出任此職 22 年，直至在 1922 年當選為總會長。

嚴峻考驗

羅馬的命令

修會長上為會士聽告解，是當時盛行的做法，亦符合會祖的心意，但教廷頒令禁止，使總會長盧華神父非常難過和困惑，不知如何配合慈幼會一貫的慣例。此外，慈幼會與母佑會始自鮑思高神父時代已緊密合作，但教廷要求兩會完全分割，亦使總會長不安。由於盧華神父曾答應鮑思高神父要持守傳統，因此延緩執行羅馬的命令。羅馬甚至因此遣責盧華神父。後來，教宗碧岳十世聽過母佑會總會長的意見後，以較寬鬆的方式詮釋有關法令。

會士在維拉茲遭抹黑

1907 年 7 月 29 日，發生了維拉茲事件(Varazze episode)，共濟會惡意中傷慈幼會會士，企圖製告反教權的醜聞。慈幼會會士被指行為有傷風化，在 1907 年 7 月 20 日遭警方拘捕。有一個男青年在日記中，把慈幼會學校描寫成傷風敗俗的地方。反教權報刊大肆宣揚此事，標題包括「維拉茲的墮落秘聞」、「維拉茲

淪為傷風敗俗的溫床」等。幸好有幾位議員和多位專業律師免費為這些會士辯護。他們證實，那本「日記」並非由男青年所寫，而是由一些共濟會會員編造的故事。法庭最後宣判這些會士無罪。

奔波勞碌

除前往意大利各地外，盧華神父亦到海外鼓勵會士，並為慈幼會的工作尋求援助。他曾到訪：西班牙(三次到當地探訪李納德神父)、法國和荷蘭(1890年)；巴肋斯坦(1895年)；法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和阿爾及利亞(1899年)；西西里和突尼斯(1900年)；波蘭、瑞士和比利時(1904年)；英國、法國、葡萄牙和馬爾他(1906年)；最後一次的旅程曾到奧地利、土耳其、巴肋斯坦和埃及(1908年)。在這次旅程期間，他選搭最便宜的火車車廂而染病，而且病情逐漸惡化，危及性命。於1910年初，他才被診斷為病況嚴重。

根據卡丹諾神父(Fr. L. Castano)所述，在鮑思高神父辭世時，慈幼會共有1050名會士和57間會院，而母佑會則有498名會士及50間會院。盧華神父在1910年身故時，慈幼會共有4372名會士和345間會院，而母佑會則有2929名會士及312間會院。

與世長辭

1909年10月21日，盧華神父主持總部議會，以籌辦翌年舉行的第十一屆全會代表大會。1910年2月15日，他病得只能臥床領聖體。謝聖體後，他想讀信，但無法成事，於是把信交給副總會長李納德神父，對他說：「我不行了。」在他臥病期間，麥西爾樞機(Card. Mercier)帶來碧岳十世、麥德瓦樞機(Cardinal Merry del Val)、杜托樞機(Cardinal Vives y Tuto)、蘭勃拉樞機(Cardinal Rampolla)及許多其他顯赫人士的慰問。李納德神父在所有華道谷的會士陪同下，送臨終聖體給盧華神父。祈禱結束後，垂危的長上決定發言。他像鮑思高神父一樣，請他們繼續恭敬聖體、聖母進教之佑及教宗。「記得為我祈禱。若我到天上與鮑思高神父一起，必會為你們全體祈禱。」即使生病，他仍嚴格遵守時間表。他對李納德神父說：「請勸告會士，他們應持守鮑思高神父的傳統。」他的病情在4月6日惡化。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：「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，求助我靈魂得救。」彌額爾·盧華神父於1910年4月6日早上平安離世，慈幼會會士及母佑會修女簇擁在旁親吻他的手。

葬禮由馬蘭克主教(Bishop Marenco)主持，約有十萬人參與送葬行列，隊伍長達兩公里。一份晚報報導說：「今天下午的葬禮場面感人，可媲美鮑思高神父的葬禮，是意大利任何城市前所未有的。」他的遺體多年來安放於瓦沙利切(Valsalice)鮑思高神父的遺體旁邊，後來轉移至聖母進教之佑大殿聖髑小堂的地下室。

列品過程

聖德昭著

麗達媽媽：她在臨終前對鮑思高神父說，盧華、賈烈勞、杜蘭多(Durando)及方濟夏將是他的得力助手，還說：「若望，這裡所有男青年都很出色，但盧華是最傑出的。」

聖碧岳十世對薩樂堤樞機(Card. Salotti)（多個列品程序的辯護人）說：「別忘記盧華神父。我在他身上看見許多聖人的崇高德行。為何慈幼會會士仍未為他展開列品程序？他是位出色的天主忠僕。」這位教宗亦說：「每次我看見盧華神父，都認為即使他仍在生，你也可以將他列品。」

賈烈勞樞機是盧華神父多年的同伴，他在法院作證說：「盧華神父惟獨關心天主.....鮑思高神父這樣讚揚他：『若他想行奇蹟，只要告訴天主就行了。』」

真福斐理伯·李納德：「碧岳十世很欽佩盧華神父，也很瞭解他，強調他是明智的人，還說：『他是聖人。』」

他充滿信德，是聖經所說的義人。馬澤伊(Mazzei)寫道：「許多人將繼續視他為天主的象徵。他熱愛所有會士，還這樣寫道：『我把每分每刻獻給你們。我為你們祈禱，關心你們，為你們服務，猶如母親對待孩子。我只要求你們一事：要成為聖人，而且是偉大的聖人。』」

亞斯底(Asti)的桑德拉主教(Bishop Sandra)說：「某天早上，我們這些盧華神父的學生聽說，有人在夜半看見他在聖堂祈禱。這事經常發生。」馬飛樞機(Cardinal Maffi)寫道：「我不會忘記，那次看見他在感恩祭後謝恩，他就像與天主面對面交談。」

特殊敬禮

方濟夏神父說：「盧華神父一向是虔敬和專注祈禱的模範。」他特別恭敬聖體和聖母進教之佑。李納多教授(Professor Rinaudo)亦說：「他是祈禱與行動並重的人。」巴利士神父也作證說：「他非常恭敬耶穌聖心。他實踐敬禮，亦教導別人實行。」1900年12月31日，他要求所有慈幼會和母佑會會士在舉行三日敬禮後，隆重地把兩個修會奉獻給耶穌至聖之心。至於聖母敬禮，巴利士神父說：「他特別恭敬聖母進教之佑。」薩魯佐神父(Don Saluzzo)覆述盧華神父的話說：「若不敬愛聖母進教之佑，無法成為好的慈幼會會士。」母佑會的索爾邦修女(Mother Sorbone)也作證說：「盧華神父經常向我們談論聖母進教之佑，稱她為我們真正的母親。」

品德高尚

巴利士神父：

「他（盧華神父）非常信任鮑思高神父，沒有甚麼比效法他、跟隨他及在修會內持守他的精神更加重要。沒有人及他瞭解、仰慕和效法鮑思高神父，亦沒有人及他仿效會祖的聖德。」

方濟夏神父：

「盧華神父確是非常謙遜。」

李納德神父：

「他言談謙遜，無論在大小事情及各種環境下，依然保持謙遜。」他的特點就是神貧。盧華神父獲得許多援助，但從沒有為自己獲取甚麼。他滿足於最卑微的位置，穿粗陋的會衣，吃剩下的麵包。

盧華神父公認的優點如下：

- 忠於鮑思高神父
- 處事嚴謹
- 謹守會規，被稱為「活會規」
- 嚴以待己
- 鮑思高神父的得力助手

光榮列品

1922年5月2日，杜林的里基米樞機(Card. Richelmy)啓動列品程序。專家審閱了呈交給禮儀部的54份盧華神父的著作後，沒有發現任何跡象顯示他在成聖道路上有所鬆懈，他的講道也建基於紮實的教義和正統信仰，而且務實可行，顯出他對天主、榮福童貞和近人的愛。1939年5月8日，調查程序順利結束。

1953年，碧岳十二世就盧華神父的崇高品格簽署法令，這位天主忠僕成為「可敬者」。教宗保祿六世承認兩個因盧華神父的轉禱而發生的奇蹟，並在1972年10月29日主日，宣告他榮列「真福品」。盧華神父作為鮑思高神父第二，甚至與他「平分」上主的光榮。

真福彌額爾·盧華的紀念日是10月29日。

重要日期

1837年 生於意大利杜林

1852 年 加入鮑思高神父的慶禮院，領會衣
1855 年 個人發願
1860 年 晉鐸
1863 年 米拉貝祿院長
1865 年 副總會長
1884 年 鮑思高神父的代理人
1888 年 總會長
1910 年 與世長辭
1922 年 展開列品程序
1953 年 榮列可敬品
1972 年 榮列真福品